

11



11



四書博徵

古越陶及申述

禪朝

一唐

虞

二堯上

三堯中

四堯下

五舜上

六舜中

舜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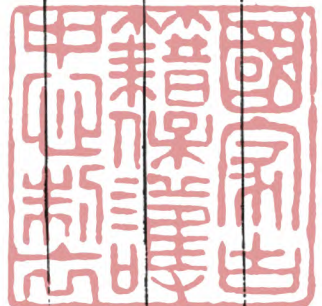
七二女 附九男

八瞽瞍

象

丹朱

商均



賢奕書樓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 and '用'.

九五臣

禹入夏

稷入周

介亭氏鈔本 契入殷

十四罪

共工

驩兜

三苗

四書博徵

古越陶及申述

禪朝一

唐 高唐入雜氏縣駒

竹書紀年高辛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陶唐封于唐夢攀天而上元年帝即位居冀

古史五帝本紀自黃帝至堯皆姬姓同姓而異其國號所以章

明德也堯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事夏孔甲賜氏

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為豕韋氏商之衰徙居于唐周以

唐封叔虞復自唐徙杜為唐杜氏周宣王誅杜伯其子隰

叔適晉為范氏范武子奔秦自秦復歸于晉其處者為劉

氏而漢其苗裔也

地理通釋魏世紀帝堯始封于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山在焉唐水在西北入唐河後又徙晉陽今太原縣也於周在并州之域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風爲唐國武王子叔虞封焉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括地志今晉州所治平陽故城是也書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路史餘論唐國唐今中山之唐縣也按輿地廣記堯爲唐侯於此漢屬中山國今中山之新樂皆故漢之唐也有堯山唐水南有望都城望都里東北有中山故城一曰廣唐

城張曜中山記之中人城也望都城東有堯故城俗呼爲堯姑城世紀以爲慶都山在望都南張晏皇父謚皆謂以升堯山南望都山因曰望都相去爲五十里今在唐縣東北五十四里俗呼孤山一曰豆山而十三州志唐故城在盧奴北七十五盧奴今之唐也酈元云城去望都城八十五去中山城七十推驗宜爲唐城北去堯山五里與七十五里之說合然城南無山以擬都山於是欲以唐城爲望都城而北又無城以應唐城乃以唐城東南十五高昌城爲望都城蓋不知道里之誤也雖然唐之爲名在在有之而平陽安邑亦皆曰唐平陽卽晉之臨汾正乃詩之唐國有

姑射山按九域志唐水之工地正名翼一曰絳而總曰平陽成王滅之以封叔虞後更曰唐安邑今隸解故絳之翼城城西二十有唐城又并之平晉北二里有故唐城寰宇記為唐堯所築夫平陽乃丹朱之封也徐才國都城記及元和郡縣志皆云翼城唐國帝堯裔子所封而晉陽縣北二里亦有故唐城云堯所築卽燹父之所徙而河北縣南百二十八又有故堯城九域志咸勝軍之臨漳城風土記亦云堯築而邢之堯山縣漢之柏人西十二有南蠻古城今相有古柏人城九域志引世紀為堯都縣東北二十二有栢鄉城故與趙都栢鄉縣東西中分城冢記言堯所置

有堯廟謂堯登此覽洪水訪賢人者又河東之南二十八亦有堯山上有堯城水經以為唐堯所理而雷首亦謂之堯山有堯祠唐之堯山亦有堯祠張肱齊地記以為巡狩所登而河清西南八十五瑕丘東南七里洙西與滑之靈祠皆有堯祠上黨長子亦有堯水堯祠集古錄記堯祠碑二皆在濟陰九域志濟陰乃今有堯溝而九州志曹為堯廟堯之所開而名若寰宇所記堯迹尤多堯舜之祠天下不勝多矣張肱皆以為巡狩之所記有所不得盡有如東海縣西北三里謝祿山上堯廟乃太始七年刺史劉崇之所立自以為堯後為之此類尤多今荆湖南北江西兩浙

桂陽永明二水以來祠場不可勝紀廣記皆不能錄

發揮辨帝冢堯之冢在濟陰城陽堯母靈臺在南漢章帝元

和二季使奉太牢祠堯于成陽靈臺而王充乃云葬崇山

墨子則謂北教入狄道死南已之市而葬蚤山之陰蓋儀

墓爾儀墓如漢世遠郡園陵與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言

靈臺碑以為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粵稽地

志及范曄志則云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茲

欲人莫知名曰靈臺又郭璞之述征記成陽城東南九里

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

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

堯陵陵南一里有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

仁邑號脩義其葬處明白若此惡得云無言耶然郭氏所

記乃小成陽以山得名穀林在其下有堯之故宮焉即庸

俗所謂囚堯城者堯之末年德衰舜囚之又有偃朱城謂

朝歌有獄基為禹囚舜之宮抑嘗訂之蓋其遜位之後作遊于此宵人

所以得迹其近似而誣焉

按囚堯偃朱路史注云出竹書紀年夫紀年雖多荒

唐如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之類然實無囚堯偃

朱語蘇鶚謂偃朱在濮陽之郵城是丹朱息沐之所

非塞之也

附錄餘論

蘇州節度使錢元鏡之猶子文炳為元帥

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飽文學善應對

介亭氏鈔本

尤精青鳥之術開寶五年妻立奄化訪吉兆於報恩禪宅

之側古松區中僧常泰者共疑蔽薄垢岡當必昔賢墳寔

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墓道版石數重梓廬

灰盡惟一骸石亞右間長逾丈所脛且三尺明比南金東一

銅鐺傍鏤青花西壁劔器亦且敗毀惟環在靶佳玉所成

合抱夫容瑩然精白炳心尤愛不聽役入因酌而下將攬

其環忽一墨蜂狀如毬丸從劔下螫炳右眉間尋見悶絕

輿還乃卒泰具掩之翌朝炳之長子知言方伸號躄遽亦

冥然見一丈夫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甲日色如金

徒跣提劔前語言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輿陶臣氏烏

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葬於茲當時此地乃海東漸

之山也宅兆臣吉居之且安奈何而父割復發吾版石顧

已非義而乃更欲奪吾玉欄罪孰甚焉雖今擊死然方隸

吾籍吾於冥間大有主治而父且無苦宜勿念悼知言始

甦錢公希白特為之記以知宅墓凶吉始諸太古而冢訟

之說為不可掩堯帝而來沉于開寶數百千載而精爽猶

在足信定分之不可逾而直諫忠忱之不泯也

虞

白虎通號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為子成于天下無為立號也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故論語曰唐虞之隆

按以際為隆立解甚異

路史餘論山歷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九名一曰

首陽臨河與太華對峙即謂歷觀揚雄所云登歷觀以逕

望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三十五里有舜廟舜井媯水汭

水媯南汭北媯一作媯字文護造地記云二泉在首山北

杜預皇甫謐皆以媯然後魏輿地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

四十有潘城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瞽
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跡何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
又有歷山水經注云上有舜祠縣東復有舜井亦云耕處
寰宇記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華水與歷山井通
曾子固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
子負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
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謂即陶丘乃定陶
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不大相遠
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得獨在河東遂以為娶後所居後
世因有媯水而遷就之夫河中乃帝所生若所都而歷城

古歷下也其相去也遠矣耕漁之時徒以瞽叟不順暫即
荒野顧非日後就販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
雷澤其說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
祠廟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之
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河
東縣北四十之故陶城蘇氏濱義云歷山有四一河中二
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不聞有二耕漁必
不相遠即此為是今曹漢間有舜叢龍井定陶城皆其蹤
也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為舜耕在是
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劭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澤

縣東十三里歷山在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
 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池目之姚墟飭謚
 緣之皆記舜耕之所而池之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
 南三十里有堯城堯祠云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
 縣北二十為舜城城有舜井有樞山上有舜二祠元和郡
 志謂是兩帝南巡所至太抵古迹傳聞多謬如今太湖縣
 北七里龍山亦有堯舜廟說亦以
 為放勳乃唐之神堯也而周處記始寧界復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柞
 因謂樞山而以具區為之雷澤以其中有大小雷山也王
 介甫從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至是亦何豫耕漁之日耶
 且以姚墟之名在在而是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墟杜佑

謂舜生此而世本亦謂姚墟舜所都在西城今長沙縣有
 瀉水云舜所都而上虞之損石號為公斡會稽又有媯水
 三撫之泉經之東入海圖經亦以為釐降之地杞阿故縣
 又有灤水俗呼媯姜水原有媯英之廟水原山上有帝舜
 祠下開大穴為之舜井寰宇說羅姜水堯之泗源又有陶墟亦有
 井其西阜號媯亭山下之一瀉澤方十五里指為帝之所
 漁不知此自桃墟謝息之所遷者又水經注上虞一曰虞
 賓太康地記為避丹朱之所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是太
 湖故寰宇引尚書釋言謂在震澤若陽城漢濮澤縣墨子
 則言舜漁在此澤今在陽城西北十二寰宇記為烏號坳
 賢奕書樓陶

矣郡國志言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陽岳之沅
 江故梁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都而述異記去
 湘水岸三十有相思宮望帝臺志為二妃之迹冷道臨武
 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帝舜之祠藍山更有舜水舜鄉縣西
 十五與永明西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華太平鄉有
 舜女寺即按歷城東南十里之廟山晏氏三齊記在縣東
 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湖中記云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純
 朴故老猶彈五絃之琴為漁父辭莫不以為虞帝之居豈
 盡信耶

留青日札襄陽均州王阪舜子鋪即舜耕處有糖
 山碎米山田中石蓋井即舜所浚者脩其左一
 穴云即从空旁出處○宛委餘編琴始五絃
 舜所彈也竟善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

詩紀撰舜遊歷山見鳥飛思親而作操曰陟彼歷山兮崔
 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冷深谷
 鳥鳴兮嚶嚶設置張罟兮思我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
 馳父母遠兮吾將安歸

通鑑編前按舜生于姚墟因生為姚姓居于瀋汭後世復
 因居瀋而為媯姓非舜有二姓也諸馮為汭皆在今河
 中府河東縣孟子以為東夷之人蓋對文王西夷而言
 自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而說者指齊之歷山濮之雷
 夏為舜側微耕漁之地甚者又有指會稽上虞牛羊村
 百官渡為舜所居蓋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也

按王元美以會子固謂歷山不在河東為未讀水經
注余亦以元美謂歷山有三處為未讀路史若風土
記寧剡二縣呼柞為樞因假樞為歷則不待辨而知
其誣矣

酉陽雜俎語魏僕射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見舜祠東
大石廣三丈有鑿不醉不歸於其上曰此非遺德令
鑿去之

四書博徵

古越陶及申述

禪朝二

堯上

史記本紀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妣鋒氏生摯帝嚳崩
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正義帝

卜其子曰皆有天下高元妃有卯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
娥氏女曰簡狄生高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勳次妃
得登帝位曰常儀生帝摯摯母班最下而摯於兄弟最長
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羣臣造唐而
致禪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命禪封摯于高辛

按放勳重華文命當依尚書孔註作贊詞又索隱以
堯舜禹湯為謚且云古質帝王之號皆以名後代因

有卯氏

其行而追為謚則是名號謚皆一也又皇甫謚云堯
姓伊祁氏初生時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長孺家故
从母所居為姓而路史則云伊耆一作伊祁皆是神
農姓通鑑則訛祁為耆而云生伊徙耆故堯稱伊耆
皆誤也

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路史明如日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通
薦玉以白繪茅茨不翦土階三尺樸棗不斲素題不斫大
羹不和菜食不鑿大路無文越席不純飯土簋飲土釶履不
葛衣冬鹿裘棄金玉捐文綺不視異物不珺玩器衣履不
盡敬不更為禁淫偽輕徭賦不奪民時不爭民利置諫鼓
達窮民立詩木使能明剛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
人書之樂聞過也

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堯典黎民於變時雍

路史餘論族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

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

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

別也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

因下推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己之祖

自己子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為高祖王

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為玄

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玄是所

謂以五為九也五衰之等惟父與長子三年族莫重也

以三為五則祖與嫡孫皆暮以五為九則高曾會玄為三月矣所謂三月殺也昆弟為期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謂旁殺也其不曰五為七者服數盡於五也雖然高為三月則會宜小功祖為期則會宜大功以祖期言之則會大功矣而為齊三月不以旁服加乎尊也禮齊三月而章以為會祖是會亦齊三月矣重其衰麻尊之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會玄同為三月所以報也然會服同齊而會玄總卑也此之謂下殺是以五為九也記曰閨門有禮則三族和矣詩書言九族而小宗伯士昏禮仲尼燕居惟言

三族蓋五衰之所止以上下言之則九而以等衰言之則衰以祖免所及自旁言之則又謂之六親一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舉三則九見矣孔安國云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小記之言亦昭明矣而或者謂高非己之所逮事玄非己之所及見且出一族則其所睦為不廣於是執為異姓之說此何琦所以謂若但內宗有不足以贊帝堯之美徒亦不知所謂上下及者非及高玄之身其同出乎高祖旁殺服屬之內者皆是也夫亦豈知世之難睦者惟在內族會高外屬世曠事希簡薄有甚于外人者然切疑之桓公六年傳註外祖父母子及妻

之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若己之同族為九族而禮傳遜謂總以上恩所及妻之父與舅有服明在族也女適人而異姓為不異族故禮戴書之歐陽夏侯白虎通議如淳之徒皆以為父母妻之族合則為三別則為九父之族別而四母之族別而三妻之族別而二至引伐木諸父諸舅角弓之弟昏姻與類弁之父弟甥舅以為實謂諸父兄弟者父之族諸舅諸甥者母之族而昏姻者妻之族也是不然伐木詩言親親以睦非九族也角弓父兄刺幽之詩類弁諸公刺幽之詩傳者以為不親九族非本指也葛藟王族刺平之詩而以為棄

其九族行葦美周忠厚之詩而以為能睦九族豈其然乎終遠兄弟謂人父昆此譬遠棄親族而謂他人為父母昆弟爾戚戚兄弟莫遠具邇非他人也協比其鄰豈其鄰在族哉况在爾雅內宗曰族母妻之族曰黨父可以為黨而母與妻不得謂之族也白虎議云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言百家聚合生相愛死相哀故謂九族斯亦悉其由矣嗟乎罪人以族此虐王之末政也堯親舜敘惟病施之不博然亦有畔止矣是故桀紂雖苛罪止一宗秦襄以來立三族法張宴之徒猶以為父母兄弟妻子若莊子之言五紀袁紹之言

五宗匡衡玄成之言五屬不過父祖已與子孫莊子言
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
兄弟夫婦故賈高曰人豈不容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
三族皆以論死則非異姓斷可識矣奈何刻者濫誅無
藝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此章帝之所為惜而如淳者猶
以為父母妻之族亦大妄矣漢誅黥布不及蚡也玄之
駁之亦可謂明也已異姓之服不過於緦緦不廢昏而
士昏禮言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則亦父已子之
昆弟而已大功惟不嫁娶妻黨豈妨于昏送哉

按据經括史以議禮則甚正以議法則甚仁

二 卷二

俊德聖人之德固無待而自明堯帝俊德所以克明者
百姓德性之明足以勝己之私而已大學說曰克明峻德自
明也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御此
所以為幽也惟俊德之克明可以親九族惟九族之既
睦可以平章乎百姓九族王之親族而百姓者百官之
族姓也聖人之治必自近以及遠由親而之疎書典於
親九族言以而下不言以於九族睦言既而下不言既
蒙上辭也程子以百姓為庶民孔氏以俊德為賢士未

諳

丹錄姓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昏云出帝王後

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予因以知堯典蔡氏注百姓者畿內之百姓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

先于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今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非也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論語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則所指百姓皆民庶矣

按孔氏尚書古注原云百姓有爵命者傳曰克明峻德自脩也以親九族親親也平章百姓體羣臣也協和萬邦懷諸侯也黎民於變時雍子庶民也近解孟

子者云畿內百姓如喪考妣四海則但過密八音則三年二字可連上下文讀然分畿內與四海猶分黎民于百姓之說也仍與古注不合

集解諺如淳曰誹謗之木即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至秦去之

通志紀帝三苗復九黎之亂堯克之子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變不忘重黎之舊使其復復興之是為義氏和氏乃命以

順天之道歷象日月星辰分為四序以授民時

史記堯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

程南譌敬至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華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毼毛歲三百六十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通志下達商周重黎氏世敘天

地而別其分土

法言禮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義近和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按史記唐虞二紀多襲尚書而字句迴別據索隱暘谷昧谷舊本作湯谷柳谷後人改之猶書注於南交

下增曰明都三字也索隱又云太史公博采經記而為此史廣記異聞不必皆依尚書也

通鑑前編按尚書大傳舜巡四嶽祀泰山霍山皆奏義伯伯之樂華山弘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義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總之不然曆法無所統矣

路史餘論敬授人時此帝堯之急政聖人以之首書民事

之為重可知矣禮有月令世皆以為出于呂氏至杜君卿乃以為出于管子不韋編之以為十二紀之首者漢世戴聖始取以入禮記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然亦

不知周公已有時訓而時令解見之周書此蔡氏所以謂為周公之作孟冬祈來年則建用子矣是周正也正歲合諸侯若諸侯之所稅非秦事也而或者猶謂周以六冕郊天以大裘玉輅太常迎氣而月令車服竝依時色况乃太尉秦官而亦時有增損顧得謂漢時乎嘗切考之特亦本李之夏小正耳小正之書顧亦本之前代矣黃顓嚳一代之治斯有一代之時惟其來者甚遠是故歷代傳瑤以為大訓故雖有變易而其大者猶不得而易也

史記本紀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

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驪堯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通志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异哉誠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嶽用鯀通志鯀乃與徒役而

作九仍九歲功用不成
按蘇子由曰世以四岳為四人非也傳言齊許皆四岳之後姜姓益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

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曰鄙德恭赤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書作明明衆皆言

于堯曰書作師有於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

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囂弟傲能和以孝烝烝又不格姦

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于二女舜飭下

二女子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既從

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于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

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書作納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

為聖召舜曰汝謀事至而言可續續三年矣汝登帝位舜讓

于德不擇正月上日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於

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

古史注世或言太山之麓帝王禪代告終之所所為岱

宗者也然方舜之納麓也未受終于文祖猶人臣也而
遠告代于太山可乎

路史說大麓大麓之說自孔安國以為大錄萬機之政而

桓譚新論以為麓者領錄天下之事如今之尚書然嗟

乎六經之不明漢儒害之也唐虞之世無踰于百揆矣

豈復有領錄之長職哉夫所謂納于大麓者歷試諸艱

之謂也王充亦謂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

不噬逢烈風疾雨而行不迷惑其與劉子政列女傳遜

于林木入于大麓之言俱其實跡豈領錄云乎哉攷大

麓則大陸也漢之鉅鹿廣阿縣隋為大陸水經注云堯

將禪舜納之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

鉅鹿縣取名焉馬柏人城之東北有孤心者世謂麓山所

謂巓嵒山也記者以堯之納舜在是十三州志云上有

堯祠俗呼宣務山謂舜昔宣務焉或曰虛無訛也虞夏

傳曰堯尊舜屬諸侯致天下于大麓之野麓者林之大

也故康成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

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

之事使大錄之因地譬意斯得其指

通鑑編或云納于大麓納于太山之麓使之主祭也烈

風雷雨弗迷百種享之也蓋堯時會有風雷之彰使舜

禱之太山而息也

蓬底浮談經談孔叢子記宰我問大麓弗迷何謂也孔子

曰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舊註祖此而不敢變以有孔子之言故也然子納字終為牽強蔡氏引史記之言而從之明白易知矣楊慎謂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鬥法哉殆亦因孔叢子之言而求之太過者也夫舜耕歷山漁河濱是歷山河濱皆大麓也孟子謂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於畝

畝之中未即舉用而聽其耕田以供子職謂之納於大麓奚不可之有且細詳書意蓋初得舜而歷試之也若大錄萬機之政是堯老舜攝之時禪位之計決矣又焉俟烈風雷雨弗迷而後始信其賢哉

按以大麓為三公之位論衡固辨其非矣然舊訓麓為錄出孔叢子雖未可盡信而羅氏路氏必斥注疏為妄而以鉅鹿宣務為證尤屬不經若所謂歷試諸艱聚侯命攝以為近理然亦必非山麓之謂也張氏浮談謂堯初得舜聽其耕田以供子職亦子情事未合蓋納麓在百揆時敘四門穆穆之後此時九男二

女百官牛羊倉廩備養久矣豈復使之耕稼陶漁而後得供子職哉按理求之當以金仁山之說為正

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

山川辯書作于羣神揖輯書作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羣牧

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見東方

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為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

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書作格于藝祖或曰即文

出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編告書作以言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通志封決川集注禹治水作

冀死青徐荆揚豫梁雍舜以冀青地廣分冀東恒山地為并州東北醫無閭地為幽州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正列九州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則是為十二州不甚久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

過肆書作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恤書作哉

天官書星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隱春

秋運斗極云斗第一天樞第二天璇第三天璣第四權第五

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標合而

為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為璇璣整

長曆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

相去八千里也尚書璇作璿馬融云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筭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貴天象也鄭玄言渾儀中筭為璣璣外規為玉衡是也書大傳云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又馬融注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一曰主日法天二曰主月法地三曰命火謂熒惑也四曰煞土謂填星也五曰伐水謂辰星也六曰危木謂歲星也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七政。考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陽刑女主之位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无

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主兵

路史餘論社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上帝非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旅上帝張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爽而冕五帝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天上帝非上帝矣然則天帝果不同歟帝即天天即帝奚不同也天者元氣之統稱而帝者德之見乎用者也以形體言則

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及其氣之顯淑高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木金土之帝居于五方佐而迭王者則謂之五帝以皆分統別號而言之者至于合昊天若五帝群然而祀列位乎上而非可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上帝是三皇之數制也。祀帝圜丘牲玉以蒼兆五帝于四郊玉以珪璋琥璜琮牲幣色从其方而迎之各以其氣至之日則五帝豈得同帝哉雖然昊天統五精而運化五帝佐昊天而毓物猶之子父非可離也是故昊天帝五帝六神之辨俱以祀同服大裘而皆用圭卣則知有所分而又有所合矣類而稱

之上帝孰不可哉

六虞帝之初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於是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由尊而之卑先後之禮固有序矣六宗之神亞于上帝自漢而來諸儒之說無慮數十百家而其說有十四以為寒暑孔叢子宰我問日月星水旱者安國也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康成也以為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也以為天地四方者夏侯建歐陽和伯也以為乾坤六子者劉歆晁錯孔光王莽王肅顏師古也其純于天者後魏之孝文則杜佑李翰取之其純于地者晉之虞喜則劉昭以之謂天宗地宗則許叔重是

矣謂天宗地宗四方宗則司馬彪是矣至李邵則以為不在天地四旁而在乎六合之間劉邵則以為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孟康則以為天地間之遊神張廴則以為六代帝王張髦則又以為三昭三穆各憑私臆不可典要夫从六氣之說乎則氣从天地烏乎而祀之从六子之說乎則卦乃象物烏乎而祀之將从彪之說則宗止乎三从許之言則宗不過二賈逵之說本許則鄭駁之矣馬融之說本伏則杜非之矣俱不得其當也惟康成安國比諸家言最能近而代莫之行者後世必有堯舜文王周孔者出不由羣惑一斷以義則六宗

之秩正矣

集解

紀

五瑞五等諸侯所執之瑞也周禮典瑞云王執

鎮圭尺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

五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言五瑞者王不在中

也五玉即五瑞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五禮周禮以吉禮

事邦國之鬼神祗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

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也三帛馬融曰三孤所

執鄭玄曰帛所以薦玉必三者高陽氏稜用赤繒高辛

氏後用墨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孔安國曰諸侯世子

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張守節曰按三統紀

推伏羲為天統色尚赤神農為地統色尚黑黃帝為人
統色尚白少昊黃帝子亦尚白故高陽氏又天統亦尚
赤堯為人統故用白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也一死士
執雉也五器馬融曰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
還也

按書蔡注六宗从祭注埋少字于泰昭祭時也相近
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
星也雲宗祭水旱也與安國差近但安國無祭時蓋
本之孔叢子宰我問也如五器引劉侍講云如同也
同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贊即舜之遺法也較馬

融為勝

鴻烈解人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路史于山
而蹟于堙

新書政帝堯曰吾存心于先古說苑作天下加意于窮民痛萬

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

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

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

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

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

狗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強于行而蓄

于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按述堯之化及外國多溢詞當時不應有諸國名也

說苑作河閒獻王稱堯意者賈子嘗以此言于王乎

莊子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

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

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

人曰始也吾以汝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

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

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

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閻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

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堯

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琴操神人堯郊天地祭神座上有韻誨堯曰水方至為害

命子救之堯乃作歌曰清齋蘇兮承予宗百察肅兮于寢

堂醊禱進福求年豐有韻在坐敕予為害在玄中飲哉昊

天德不隆承命任禹寫中宮

論衡感堯時五十之民九擊壤于塗觀者曰大哉

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

田而食堯何等力于我何有哉文翰作帝何力于我哉

列子智極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放不治放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欣不願戴已欣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于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莊子道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

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荀子問堯問于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于內賁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

莊子論齊物堯問于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于日者乎

路史論古今通占鏡云衆日竝出天下分裂百官名設政今不行三日竝出諸侯事洪水出晉建興二年正月辛未

低一子

三日出西方而東行後江東改元劉聰李雄作亂四年三
 日復出其年帝蒙塵平陽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又見占曰
 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元年亦嘗三日竝
 矣見晉陽秋而大興三年五日竝出後前秦後趙乘時竝
 起貞觀之初突厥亦記五日竝見乾符六年十一月朔兩
 日出開三日乃沒夫天有十日居于陽谷在黑齒之北一
 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故以甲乙迭運中土君有失道則
 兩日竝開三日出爭以至十日竝出大亂之道山海經云
 日浴温原谷止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于鳥夏桀
 之亂兩日竝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其一將沒一方出故

攷靈曜云黑帝之亡二日竝照雖然興亡必竝有德則興
 無德則喪此不易之道也顯德七年正月癸卯兩日固嘗
 見矣是時苗從訓從太祖出師見曰上復有一日久相摩
 盪曰天命也及夕六軍推戴由此觀之胤甲之事益有之
 矣胤甲在位四十歲從居西河天有妖孽十日竝照于東
陽而歷代之書志更有多月者梁太清二年正月兩月相
 承見西方唐志貞觀初突厥言有三月連明攷之乃是當
 時推為突厥頡利之應雖云分域然日月正為中國之占
 顧得云頡利哉

低字

評林趙氏自開闢至堯七政已齊九州已別風氣浸開人

文浸著豈有十日焦禾之妖乎羿射十日之說尤為謬甚夫日在天本無窮際人雖有千鈞之力射不過二三百步豈能及之王充論衡辨曰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林狂地高宗之德能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旨哉斯言足以解後進之惑蓋淮南王與賓客方士作內外書故造此言而史氏收載外紀殆若莊列荒唐之言也

低一字

按十日竝出如舜對堯言猶四目四聰之謂也如王充所謂即天無二日之旨也則知山海經所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所云焦禾殺稼堯使羿射落九

烏之說之果謬矣又海外西經云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廣注引冠編云羲和為黃帝日官錫土扶桑扶桑後君生十子皆以日名號十日而九日為凶號九嬰分扶桑之國為十用兵不止求實死已炙殺女尸同惡相濟故曰叢枝胥敖則十日本人名也然殺而曰炙亦似有取于天日之義路史既云十日是凶人矣而又云洪水十日乃九六之大會且引海外大荒諸經以著十日之論則亦不能自信其說也然十日五日三日兩日史書間有要是妖亂之徵不宜見于聖世耳又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京房

易傳曰君弱婦強為陰所乘則月竝出劉向等論月朏
仄慝甚詳長源又何以不齒及耶

介亭氏鈔本

四書博徵

古越陶及申述

禪朝三

堯中

路史

疏

紀

帝堯陶唐氏姬姓高辛氏之第二子也

世以堯與炎帝

俱炎帝子孫故謂堯為炎帝子孫非也

母陳豐氏曰慶都嘗觀三河之首赤帝

顯圖奄然風雨慶都遇而萌之黃雲覆之震十有四月而

生于丹陵

竹書作斗維。漢鈞弋夫人生昭帝姓身十四月武帝曰昔聞唐堯十四月而生乃命所居曰

堯母

身伴十

豐下兌上

龍顏日角

八采三眸

合誠圖云

謂八位皆有先采而孝經援神契及元命包乃為庭荷勝云眉有八彩書大傳等遂以為眉如八字妄也

琦表射出握嘉履翌竅息洞通聰明密微

賢奕書樓陶

年十有三佐摯封植受封于陶改國于唐為人愛費德也

然世之言堯舜者多過實尸子云人君之有天下瑤臺九

素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鷄居珍

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麒麟青龍不以鷄居易九市不以

私故留耕時水處者漁谷處者牧陵阪耕畚澤織罔是

以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故人得以所有易所亡

所工易所拙而上下達矣故亡膠漆之約于當世而道行

年十有七謖以侯伯恢踐帝曰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都

于平陽晉今晉之臨汾漢平陽也平陽太原大夏大國夏虛

安邑蒲坂以火紀德謂赤帝色尚白乃立三公六卿百揆

暨百執事居于明堂

鄙字下一直接鈔下去
不必另起頭

乃更制五服均五等五國相維設四岳八伯以典諸侯均
井邑都制鄙

而臨民以十二古晉以五年第堯以洪水遂為十二季周

春省耕秋省斂宣聲教以同俗振彫瘵聽民聲觀四履之

所以化其上入其疆土地辟岐旁趨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則有慶反是則絀三載小放改正職九載大放改有功五載而

一述職其所典職以備則賞不備則罰因地之生美為貢

賦因人之好惡為政教三歲貢士而賓興之一適為之好

德再適為之賢賢三適有功於是始命有不正則以絀一

少絀以爵再少絀地三少而爵地畢一不適為過再為之

教三為之極其絀如之

民之敬長憐孤取舍克讓而舉事功者則命于上然後得
自車駢馬而被文錦未命而乘衣之則 象刑以儀之而
民心犯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故人可殺而不可辱上刑
赭衣不純中加雜縷下則墨幪以居州里故民有恥而興
禮乃立四學以詔于國而養更老故民興孝

在位七十季鴟 逃于絕域麒麟遊于藪澤則能信于人
也師于善綫許由尹中而學于務成子附詢政行人問老
衢室務急讜言以為教先達立建善之旌廷置敢諫之鼓
博咨芻蕘以成盛勳塗說巷議咸所不廢而又書銘竹帛

球戒行梓故一出言而天下誦萬物齊使之而成尸之而
止惟恐言而莫予違也

乃命羲和居卿而致日立渾儀著推術設節首漁紀于虛
之初建因敦而首大呂桐挺東廂黨生下庭龜書乃來

記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
餘背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於是稽冀以正月訪桐以

定閏錄龜字而施之是曰龜曆

論冀茨曆茨也世紀云堯時冀茨夾階而生每月朔則

生一茨至月半而十五茨十六日後日落一茨至晦而

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茨厭而不落王若以之占曆一名

仙茅瑞圖云葉員而五色白虎通義云攷曆得度則生

書中候摘落成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季又生
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草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後日落
一莢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莫莢孽則二
物也注朱草者百草之精狀如小桑栽子長三四尺枝
莖如珊瑚生名山石岩之下刺之如血其葉生落隨月
晦朔亦如莫莢則莫莢之類耳三禮義宗云朱草赤草
可以染絳為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
光武中元年羣臣奏言地祇應靈而朱草萌生又有赤
草生于水涯則非莫莢矣云仙茅者誕矣

吳氏補論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為一月閏十三葉

宋人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五三黃柳之厄一吋莫莢候日
梧桐候月草木自然之曆書也豈仙茅之謂哉

乃命遏伯長火居商丘祀大辰而火祀時焉命倕為工作

和鐘利器用列仙傳松子輿在黃帝命母句氏作離

磬制七絃微大唐之歌而民事得命質放山川谿谷之音

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禮書質作鄭擊石拊石上當玉磬

乃麋韜置岳而鼓之立瞽棧拌五絃之瑟為十五絃命延

拌瞽棧之所為瑟蓋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制咸池之舞

益用黃而為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成

作七廟古制虞禋六宗言七世之廟札酬六尸一尸發

賢奕書樓陶

皆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高改立六廟昭穆外增契與
湯周七廟親廟外加太祖此先儒牽于禮緯元包非孔子
意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黃帝合宮堯五府皆明堂
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

曰神計白曰顯
紀黑曰玄矩各以其氣迎牲殺于廷毛血詔于室以降

上神然後樂作所以交神明也

論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之中必

有功者為太祖有德者為太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後豎
之君昭穆序位至其親盡則以祧去祧去之宗為毀廟
之主四時祭之至祫而後得合食于太祖之廟祧廟無
數若周家惟后稷為始祖文武二主有功德于民者為
不遷之宗此一祖二宗也漢儒滋蔓遂以謂遠廟為祧

有二祧焉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
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蓋以壇墀二祧足其為七斯
亦罔矣夫宗廟之制雖親盡之主猶當藏之于祧何以
壇墀為是暴之也此蓋因于金縢周公為三壇同墀為
禱之文而以為祧廟皆當然耳或曰周之文武為不祧
之廟自是以下皆迭毀降去之此亦非也廟者親事之
主也祧者親盡則藏之主也入廟者為祔於出廟者為
祧有祔者必有祧言祧則非廟言廟則非祧矣今乃以
二祧足之為七豈理哉且既曰不毀又豈可名之曰祧

廟邪

補注 丘氏 七世之廟在商時了然周以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故周獨有九廟自後穆祧者藏文世宗昭祧者藏武世室

乃設五吏立祈祥齊桓公欲藉宮室六畜管仲不可請立請立以祭之春獻蘭秋斂落則澤魚伯倍異日無屋粟守邦布籍此謂祈祥推之以禮義也或以為五行之官非守

歲之盈虛乘民之緩急正其甲令而御其大權燒山林楚

沛澤以通刀布周錢之興也始于六出入藏曰泉流甲布則

無極布幣泉貨一也乃為金三等禹氏邊山之玉赤野末先之珠工

幣汝漢右滂之金以為中幣泉貨以成下幣勝禽獸之仇

大夫隨之鞅財高下以衡民之好惡焉而又為之儲侍以

備其款故沈菑九刈雨雹彌旬而下無菜色西夏廢志惠

而非兵隳城守弃武德好貪以求于民於是伐而亡之有

唐不享於是偏以劑之喪之丹浦丹水在今商洛其地近唐六韜乃謂堯代有扈

戰于丹浦世紀則謂堯伐有苗于丹水非堯地理遼濶而伐苗乃舜伐扈乃啟皆非堯在位六十二

載沈蒙洛水演天方害龍門未闢呂梁未發后土冒沒而

填星逆于水府帝乃憂中國之不康試縣俾司空九載功

用不成而止嗟乎予於用縣見堯之仁汲焉當是時禹季

穉而在延之可就水者莫縣若也及縣重水而後帝知歷

運之遭年衰志閱復覘嗣子之囂訟於是巽適之願軫焉

傳言堯水九年此讀書之誤使九年則縣當之矣又何俟

禹之八年且其命縣時已非一年矣禹之用亦非接極縣

賢奕書樓陶

賢奕書樓陶

賢奕書樓陶

年益是數游之窳窳鑿齒九嬰十日大風封豕長蛇之害

民罔攸止按經融天之山有人曰鑿齒羿殺之又義和君

子荒封豕益九風九嬰等皆當時凶頑貪婪者之號如構

似鑿齒食人大風風伯於是澤兵稱旅屠長蛇于洞庭射十

日繳大風于青丘殺窳窳禽封豕于桑林乃殊鑿齒于疇

華之野戮九嬰于凶水之上而後萬民復生四方同塵

即巴蛇淮南子以為堯皆命羿殺之江源記羿屠巴蛇其

骨若陵曰巴陵也許氏云河伯溺殺人羿射其目風伯

壞人室屋羿中其膝非有窮羿也歸於是為世載七十矣

乃疇咨能若時之賢以屬天下之統方是帝畿已浸稽天

而冀人虞舜身脩家正所在數有美祥四明山記堯時有

伊名獻諸山洪水過舜則正帝知其聖舉之童土之地而

矣真源記奉大飢饉惟舜所熟歷試之命為司徒官材任士一耳目之而不疑薦之天暴

之民三載稽厥行事亡不時敘於是召舜而命以位正月

上日授終于天府即五而遂老焉於是修壇河洛擇良議

沈仲月辛日物明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越歲仲春率

百工沈璧于洛且告禮事

論書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于稷

沉璧于河青雲起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字自河

而出臨壇而止吐甲迴邁甲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

高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而世紀乃言在

賢爽書樓陶

賢爽書樓陶

與羣臣沉璧于河乃為握河紀今中候是也王元長云握河沉璧孫氏瑞國圖云帝在位坐河渚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域玄雲篇云龍飛何婉婉鳳翔何噦噦昔在唐與虞時見青雲際此也帝舜祇德欽象有光至于稷興榮光迭至黃龍負圖卷舒至水畔置舜前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集發圖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合志故中候又云周成王舉堯舜之禮沉璧于河白雲起而青雲浮乃有蒼龍負圖臨河然据考也亦黃帝之事耳龍魚河圖言黃帝云予夢兩龍授圖乃齊往河洛求之有大魚沂流而至泛白圖

帝跪受之而河圖挺輔佐曰黃帝特齊七日七夜天老皆從以游河洛至翠媯一作澤媯之泉大鱸沂流而至問五莫見獨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見名曰綠圖則非止握河之說也

禮聖姑射拜師沮如陞首山道河渚遇五老而濟焉

餘論鄴元水經注云堯帝修壇河洛擇良議沉事見論語

此考云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焉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含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

金泥玉檢封盛盡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為流星
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
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禪舜故任彥升宣還皇后令
云堯見五老入於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
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
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於天入昴寰宇記今河
東縣故永樂東北三十里有五老山河西縣西十七五
老仙人祠也夫古之事亦有原矣今道之營道北五里
有五老人祠昔唐國子司業為道至襄陽遇五老人來

迎自云春陵人與之帛與幘問所居州城西北五里至
詰之則無有惟五龍井遺練在焉乃立祠即曰五龍祠
貞元十九年也大觀四年二月賜號崇應政和後封曰
壽聖壽通壽寧壽成壽應云

乃賞侯伯封侯弁又東沉書日受圖以歸即稷宋均

紀告禪後二季刻壁為書民皆迪吉莫不振動服化比屋

可封而濟仁壽乃涉流沙封獨山訓大夏討巨窳西暨沃

民東隸黑齒貫匈離耳天督該首莫不有仁義之心軒常

之志二十有八載淋然寫其天下之尊爰與方迴游于陽

城乃徂落莖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穀林通樹之

通志紀堯生以甲申即位以甲辰召舜以甲午召舜之年
堯七十一矣舜以甲寅攝政堯九十一矣以辛巳崩是避
位二十八年在位九十八年凡百十八歲異苑晉太康二
年冬大寒南洲

人見二白鶴語于橋下曰
今茲寒不減茲弱季年也

路史紀始帝在唐夢御龍以登雲天而有天下及資有天
下制在一人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都喻吁咈于
一堂之上慶雲鮮菩五緯順軌景星炳耀甘露被野神禾
滋畝朱草茁牧澧泉沃坤倚嬰生厨蒲筵茁鳳巢閣榮光
幕河河馬輦籙一日而十瑞至世紀典術云聖王仁功濟
天下者去也天降精于庭
為雉感百陰而為昌蒲故吳氏本草昌蒲去也
倚翼蓬蒲也冬死夏生或作蓬蒲謂肉物者妄也 垂裳

幅委輕裘而天下治僥民獻其沒羽封人祝之壽富翕然
各以其所重報是以比隆伏羲後世莫及

十瑞考紀竹書年景星出翼鳳皇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

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厨中自生肉其薄

如箠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箠脯又有草夾

階而生名曰曆茨述異宫中芻化為禾鳳皇生于庭神

龍見于宮沼曆草生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水生蓮蓮箠

蒲生厨景星耀于天甘露降于地

論衡是儒者言太平瑞應有溢美過實夫風氣雨露本

當和適言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

日一雨褒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
男女不相_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褒之
也太平之時豈更為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
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
為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
心必有二價之語也若夫簞脯藁莢屈軼之屬殆無其
物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簞以為寒涼若能
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為之也能使厨自生肉
簞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然于竈乎凡生簞者欲以
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晷而必生簞以風之乎

厨中能自生簞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夫莢
草之實也使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
日數今_云去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
數孰與懸曆日於宸坐傍顧輒見之也且王者之堂旦
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
得經月數之乎古有史官典曆主日堯命羲和察四星
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何事而自察莢以數日
也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天能生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
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
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即屈軼已自生於庭

末佞人來輒指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舉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若心聽獄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未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為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準陶甃甃也

按諸書各言十瑞微有不同路史以萑蒲為萑蒲是草也而非肉較雅然論衡辨儒言之証可與五代史蜀紀祥瑞破古今妖妄之讖至其辨十風五雨男女異途未免近固益風雨以時約畧言之不必拘于十與五也若堯水湯旱適值其彰耳異路則別于途之謂王制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是也豈必各作一道哉

路史論堯之治天下豈有奇謀秘計而日與之為鬥哉生者自生死者自死而已矣天下大器為者敗之月白風清萬籟空而七絃定此堯之所以為堯也陽光之熙

羣目之隨決沐之聚群心之豫林焉生總焉羣一日而風之二日而霖之三之日蕩然矣天地不異化萬物無異性無櫻則寧無拂則全聖人者操造化之權以鼓舞動盪而作成之耳三年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固鮮而一日揠其苗則物之成性者亦罕矣風之過簫笳焉感之各以清濁應離畔者少服從者衆堯豈家至而日見之哉蒼鬢巷歌黃髮擊壤果何力之有耶堯之所以為大固有不俟孔子而後知者然而猶曰脩己以安百姓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是何耶蓋凶旱水洸天有所不能全寒飢疾痛天有所不能茂洪水十日此九六之

大會也而堯於此能通其變而不于窮七十在位弇茲日薄而若時之庸猶未適也咨若予采而獲衆恭之夫咨又滔天而得圮族之子帝之心果何如耶庸君事采臣事二典言庸者三言采者九載之績弗成而密藏之意已迎鏡壇宇間矣能庸命朕位巽吾亦何意于天則哉听而作夕而瞑安得處順亦適然而已矣

大學衍義辨人按帝堯始問登庸若時之人而放齊以胤子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何異後世庸暗之朝姦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二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狠愎自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者故卒從衆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于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于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然必問其德之

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之然猶考之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為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為法將何所用力哉曰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室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

四書博徵

古越陶及申述

禪朝四

堯下

褒異錄子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坐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予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予立櫺扉之內霏焉而雲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巍之冠蓬萊雖背墉郭一作闕無異乎迴巒之縈崑崙予安知其所以安榮

莊子遊道遙堯讓天下于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

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
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
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
下之民平治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始射之山汾水之陽窅
然喪其天下焉

按四子註云許由齧缺王倪被衣也汾陽堯都也歸
視天下如無有猶越人視章甫耳

大宗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

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于遙蕩

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于其藩許由曰

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

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失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

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

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

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

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乎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坡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受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徐無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

人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舉之則勸致其所惡則

散愛利出乎仁義損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

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劉制利天下譬

之猶一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

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

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

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是以神人惡衆

至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正義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適耕

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

洗耳于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

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

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

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韓子說林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于家人家人藏其

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呂論賈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

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雖

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

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

不用簟非愛簟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貴也

節乎己也節己則貪汙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

強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

莊子讓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呂紀作友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

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

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

呂覽張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
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
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于我而辭之故何也
新序作何故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
民不知怨不知悅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
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
乎無慮新序作留吾農事協而耨遂不顧

詩紀古今樂錄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為布衣以清節
約聞于堯堯乃遣使禪為天子由喟然歎曰匹夫結志固
如磐石採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貪天下也堯既殂落乃

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峭萬物還
晉日月運照靡不記睹放游其間何所却慮歎彼唐堯獨
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祖我樂何
如蓋不盼顧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葉綿蠻高林肅
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

法言淵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
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儻舜之重則不
輕於由矣好大累刻巢父灑耳不亦宜乎靈場之威宜
夜矣乎朱鳥翔翔歸其肆矣

按洗耳者由也而云巢父蓋由惡聞堯言巢之惡聞

由言故飲犢上流而復自洗其耳也

古史論莊子稱堯讓許由許由不受蓋寓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

路史論莊周書言許由師齧缺缺師王倪與被衣而意而子與巢父嚴僖方曰皆許由之友凡數人者迹不見于他傳故說者類以周為寓言靡事實太史公且疑之謂其不有遜禪之事而乃持稱箕山許由之家家今據在登封東南三十里為高三丈則不得謂無其人也呂春

秋言堯朝由于沛澤請屬天下朝者亦上之稱而傳謂由隱

沛澤之黃城耕于箕山之下沛澤即今之沛而黃城則今登封西南之負黍亭也馮衍顯志賦所謂求善卷之

所在遇許由于負黍者京相璠云成陽西南二十七里

世謂黃城而西征記許昌城者為許由之所居大城東

北九里而近猶有臺曰許由其崇六丈廣三十步許由

之所嘗登故譙周云由居箕山恬泊無欲堯聘不就人

咸高之因曰堯以天下屬之由切恥之夫周之言固有

或寓然齧缺王倪豈類如疏者云哉蓋部傳云堯傳許

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世何徵焉魏子且曰許由立身

守志存己不甘祿位於是洗耳不受堯遜此謙退之至也而樂錄等直謂堯以符璽禪為天子說者過之夫由之避堯寵也退處箕山故其卒葬在是所謂箕公之神配五岳者許四岳之祚也堯之遜于四岳則由既在舉矣豈得謂無此人耶夫堯之遜天下非遺天下託天下也由之辭天下非輕天下重天下也程晏亦言堯勞于民求以託其民以由能重天下之民故託之而由且以天下之民為重故不敢輕受是何魏惠將授國于惠施惠施不聽謂惠子曰古之有國必賢者也故受而賢者舜也是欲子之舜也傳而賢者堯辭而賢者由是欲主

堯而子之由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辭也他行稱是今無他行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主首布冠而拘于郵齊飢弗受惠子易衣變冠而走幾不出境故自行不可以幸必成史舉非犀首于王也犀首顧欲窮之謂張儀曰請王遜先生國而先生為弗受則王堯舜而先生許由矣衍因請王致萬戶儀因令舉比數見衍主聞而弗使也不辭而去由此言之由豈從為妄者資哉論高而過實弊之至也故君子之為遜顧時而已矣無故而為遜何取焉

虞舜許由非匹夫辯張濂堯讓天下於許由非山林逸

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太岳意即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讓由之舉或即此也若飲牛棄瓢之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啟于箕山之類後人不知槩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瞍寔紹虞氏之封舜則國之冢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儲所固有若陶漁耕稼亦督視省勸之意非必身親為之也瞽瞍惑于後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終有國故與象共欲殺之象之稱舜曰謨蓋都君

則舜是時已為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觀此則舜非畎畝之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木居斥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夫而為天子緣是興奸雄非望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耕稼亦所不鄙若禹稷皆繼世受封而一任水土之勞一親播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為恥而當時亦不以為非也

按據四岳之咨論許由非匹夫奇創若論舜則抽仁

山之緒而曲暢之非特識也

後漢書

周磐傳

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之練食雲母隱於五

柞山至夏啟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

拾遺記

唐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

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故名曰貫

月查亦謂挂星查

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

則通曉不明夜則照耀穴外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為赤雲

丹輝炳映百川恬澈游海者銘曰沉燃以應火德之運也

堯在位七十年有祗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狀如

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
災群惡不能為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
人莫不掃洒門戶以望重明之集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
之狀置門戶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
刻木鑄金或畫圖為雞于牖上此之遺像也

四書博徵

古越陶及申述

禪朝五

舜上

史記

紀本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

一作

矯

牛橋牛父曰句望

一作

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

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窮蟬

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

路史

論舜不出黃帝

道有所謂經亦有所謂權法有所謂正亦

有所謂義舜之有天下受之堯也其攝也受終文祖及

其立也則復格于藝祖皆不自致其祖而祖堯之祖權

也虞書曰祖考來格夫所謂考者瞽目之叟而祖者叟之父也然則祖顓頊者特推其位之所自傳者祖之其宗堯也亦唯推本帝業之所自受而取之以為配也義也禘于員丘黃帝非虞氏在廟之帝也郊于國之陽帝嘗非虞氏在廟之主也由是言之顓頊豈虞氏之祖哉顓頊傳之帝嘗嘗傳之堯是知堯亦祖顓頊矣然則堯舜之祖為傳位者信也降及夏后天下為家於是而始祖其祖矣祖其祖常也蘇軾云受天下于人必告其人之所自受者虞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當為堯而文祖當為顓頊帝嘗嘗禹之受天下也及堯舜之存

而受命于其祖宗矣至有天下从而宗祖之以是知顓頊帝堯為虞氏明堂禘郊之祖宗而幕洎瞽則祖宗于廟蓋自幕以來微在匹庶等禮亦無得而與大祀祖宗于廟禮亦宜之此記禮者所以唯識其禘郊之祖宗而遺其幕與瞽於其禮之盛者著之是經權之說也抑固故之舜非顓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既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為匹庶一也男女辯姓禮之大司而綴食之禮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舜既堯之五世從玄孫豈得御堯之女况以玄孫而尚高祖姑昭穆夫當無是若者二也夫源流之最可考者唯氏姓

昔者帝王之姓各有所循非賜不改少昊青陽高陽玄
囂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唯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
且以所言舜為堯之從孫禹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于
從孫舜授天下于從祖自其家人烏得謂之至公而能
以天下與人哉顓頊之傳帝嚳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
之授帝高何以不謂之巽位商周漢唐若此者亦衆矣
胡得獨稱堯舜乎四也八元八愷堯舜固多用之然不
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用故於是美其
能舉五也舜苟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又資夫
嶽薦然後舉之歷試諸艱而後授之六也或曰禪竈之

言陳水族也故晉史趙謂陳為顓頊之族是則舜為水
帝後矣曰不然此假類之言也竈知陳之將作而假類
以驗之爾舜土屬也豈有近舍舜土而遠攀顓帝之水
哉

通鑑前史稱堯舜俱出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
嬪姓亂度無別已乎歐陽氏謂司馬談遷漢史其紀漢
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系于父曰太公而猶不知其名
母曰劉媪而猶不知其氏而其上紀五帝之世母妻嫡
庶子孫名氏一無所遺尚足信乎然則舜果何出考之
于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

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
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
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百姓者也
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
伯夫以虞幕竝契稷而言則幕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
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考之左氏史趙
之言曰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
以至于瞽叟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
牛以至瞽叟也

按路史據呂梁碑敘虞世云舜祖幕生窮蟬蟬生敬

康康生喬牛牛生瞽叟叟生舜命禹行水道呂梁質
之于傳惟無句望而不言出自黃帝諒得其正

路史

疏化紀

帝舜有虞氏姚姓其先固於虞始為虞氏瞽子

五帝之中獨不出於黃帝自敬康而下其祖也敬康生於
窮係係出虞幕後之幕姓宗焉是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
叟天曹幕能平聽協風以成樂而生物有虞氏報焉舜長
九尺通志作六尺一寸太上員首龍顏日衡方庭甚口面頤亡鬢
懷珠握寶形卷妻色驚露目童重曜故曰舜而原曰重華
濬哲文明溫恭通智敏敦好學而止至善寅畏天命而尤
長於天文

通志紀帝舜之母曰握登死而瞽瞍以鑿室生象瞽瞍惑于鑿室而眈象象復陰祖父母有殺舜之心舜無所恨而事父母與弟不敢怠違年雖五十猶作嬰兒慕親堯聞其賢聘之于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知其道廣大不窮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遷于媯汭二女從之率舜之教不敢以貴易其親戚盡婦道焉九男相與益篤舜冀州人也

路史有虞氏年二十而以孝友聞四海故天下大說而將歸焉方是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而化馳若神歷陽之耕侵畔乃往耕焉田父推畔爭以督亢授濮澤之漁爭

坻說苑作雷澤爭陂乃往漁焉鮫人嬰長爭以深潭與鄉環記舜

聲若雷見玉牌浮出水取視之有文東夷之陶苦窳陶於

河濱期年而器以利牧羊潢陽而獲玉歷於河巖所至嚮

合當其田也早則為耕者鑿墮儉則為畋考表虎與四海俱

利說光智月而末下瑞於常羊什器於壽丘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丘買貴

於是敗于頓丘傳虛賣賤於是倩于傳虛以均救其德也之故孔

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為之以救敗也編蒲結廬

躬耕處苦而民從之一從成邑再從成都三從成國至節

之虛而百千萬家小大說之秀士以從雄陶方回續牙伯

陽東不訛秦不宇靈甫不辟而至周旋歷濮之間為之七

友迨既禪七人者始逃之

史記紀本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

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

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

五教于四方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

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

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天

下謂之饕餮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

裔以御魍魎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詳左傳入季文子

通志紀舜攝位二十八年堯崩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

牆食則覩堯于羹三年喪畢而避丹朱天下不歸丹朱而

歸舜然後踐天子位即位之明年正月元日格于文祖詢

曰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史記作明通四方耳目四方之情無所

壅蔽命十二牧所重民食敬授民時遠至邇懷蠻夷率服

路史虞都於蒲及安邑以土承火色尚赤改正易服明庭

玉階立七廟祀中霤社用土封祭先首而尚氣血腥爛祭

冕登紱絺緇衣纁裳深衣緼袍以視朝兩敦玉尊奉尊梳

俎義尊執豆大路越席水陸脩絜以致敬于鬼神日南郊

禘員丘配以黃帝以夏正祭帝南郊配高辛以北至祀神

州於北郊五天佐五人神於明堂高陽唐堯配焉春禘夏

禘秋嘗冬禘所以報本反始也

通志紀舜廣視聽求賢以自輔作五明一作廟立誹謗木

恭己無為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路史 樂書所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鄭氏謂南風者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生養于己也詩之南風亦言孝子歌之康成以為其詞未聞而聖證論引尸子家語以難之能安以為凱風之詩其說異矣按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及誦其書至往于田號天怨慕之語帝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朕舍天下二千八百年矣秦漢典籍泯其帝圖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怨己之不合于父母何軻之不知吁而不已拊琴而歌之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苴苴妙有之音兮歸清弦蕩蕩之化兮由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歌訖鼓琴為南風詩發聲稱妙故南風之德大矣琴書云舜鼓琴黃河清其亦見之聲乎

詩紀擬舜作南風操曰反彼三山兮商岳嵯峨天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黃龍兮自出于河負書圖兮委蛇羅沙棄圖觀讖兮閔天嗟嗟擊石拊韶兮淪幽洞微鳥獸

蹌蹌兮鳳皇來儀凱風自南兮喟其增悲

按南風詩說苑有名無詞家語原本亦無之乃別本所增而記傳采之也總與夢歌琴操同為好事者假

託耳

通志紀帝當堯之時禹舉陶稷契伯夷夔龍垂蓋彭祖皆以舉用未有分職舜知任不專則功不成業不世則知不周
蘇雖治水無功而禹為其子九年之間足知利害不使易業故首命禹為司空平水土誅父用子而舜無疑心戮力勤王而禹無仇色又命棄為后稷播百穀命契為司徒敷五教命皋陶為士明五刑命垂作工理百工命益作虞治

山澤史記孟讓于諸臣朱虎熊命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命

夔典樂教胄子命龍作納言出納帝命舜於是總命之曰

各恭厥職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乃封契于商賜姓子封棄于邠賜姓姬封禹于夏賜姓姁

禹曰非予能成大費是輔舜嘉大費之功錫以玄玉妻以

姚姓之女封之土田賜姓嬴祚四岳之國命以侯伯賜姓

姜封于申呂即伯夷也路史封黃帝之孫子垂蓋夔龍之

後不知所封

夔脩九韶六列六路史作五英以明帝德

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違惟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

決九河復舊制而定九州土田貢賦各效其職方五千里
至于荒服天下明德自虞帝始其樂曰大韶

路史

紀虞

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知如南風之至其為音

如寒暑風雨之動物物之動人仁義之動君子財色之動
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乃封夔於歸

發揮

韶

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及在齊而聞韶則三

月不知肉味抑不知韶簫之音何如其和而其為感之
至於斯耶今夫黨巷之聲有不可常理詰堯舜之事固
難於鄙見俗情測也且書小藝也能草者不能為行能
隸者不能為真真行既得則或能今不能古其或極真

行備今古矣而胸中無千卷也資日用之忠恕之行以
涵養之則筆下自然無千歲之韻故雖銀鉤蠅尾八法
具備特墨客之一長爾求其所謂落玉垂金流弄清舉
者一點不可得也此虞帝箭韶之樂所以俟孔子而後
知歟夔之言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
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正祝敔笙鏞以間鳥獸
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予有以見其音之能合天而幽明飛走無一物之失
其情也宋子京乃以為推美舜德而後言之謂樂作之
朝廷郊廟朝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墉之護郊有營衛之

禁百獸何自而至使自山林林林戢戢而參乎百工之間何其怪耶又如祖考來格則見其工世闢然坐堂上手吁茲亦挾而厓之見度聖人矣夫孝弟之至者通神明而仁聲之感入人也深故一極其和則天地為之格鬼神為之感而况於百物之顯者乎聞易水之歌者至于怒髮衝冠聆房陵之謳者至于流泣沾水則遜羣后諧庶尹非汎詞矣劉琨清嘯而羣胡為之長嘆罷圍劉疇吹茄而羣胡為之倚泣卻去則格有苗馴虞賓非溢語矣棠梨之花羯鼓而綻美人之草度曲而舞而况有情之鳥獸乎唐之園陵王晨衣舉漢之祠室房戶夜開

而况流光之祖考乎宮樂一奏而黃鸝下籞中呂一叶而黃鶯繞林然則鳳之差差又何足異耶雖然是特類之相召鳥足上窮虞帝之妙哉平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寢夢而見周公學琴而見文王神交氣合千載一日其聞韶也其身固已揖遜乎虞氏之庭際九官之肅穆而評合止之宜矣此所以一為感悅于至彌時猶口爽也憫然忘味夫又烏知耳目口鼻之在我而聲色臭味之在彼哉啜醯而口爽嚼梅而齒齟固有兼旬不能飯者而未嘗知梅與醯者猶莫展也傳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以三月之字為音豈達聖人之口耳哉

夔論自知審者言有所不慙而非矜喜得其君者智無隱而必期有以自效方虞帝之命九官也八官皆遜而夔獨無所遜且復昌言于帝前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及益稷之論功也則又贊夫韶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前之語夔之喜得其君而所以自期者後之語則夔之所以敘其樂之成果如其所期者有以見其收功必效而無言之不酬也劉薛王蘇林梅胡李乃以前語十字為益稷篇之脫簡複出亦何妄削聖人之經也耶大祇學者患在於管蠡而不識聖賢之事業嚴之所難以聖人處之為甚易聖之所就以眾人覩之為甚疑子

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如有用我者朞月已可三年有成以小人腹度君子心不既指以夸謙之詞哉嗟乎夔龍稷契等人也始帝命夔以典樂教胄子益是以典樂之官兼教事者而記禮者乃以為夔不達禮其知言歟方帝之命夷秩宗典三禮也夷巽之夔則夔固非不達禮也特在當時知樂優於禮耳教國胄子直寬剛簡不達於禮者能之乎唯直唯寬惟剛惟簡則知教之所由興矣而溫而栗無虐無傲則又知教之所由廢而師道亦裕矣孰謂夔其窮歟故荀子曰知樂者衆矣而夔獨傳一也豈為不達禮哉嗚嘻人之好樂也甚矣其不可

奪也先王以樂合天下之情是故必命大賢深窮情致而後聞者日興起末世視為一枝早附庸瞽喞啾嘈嗜唯以取聒是以無益於智又何有于物類之感而啟人之信喜哉

餘論

堂上
下樂

益稷謨載后夔之論樂胡益之始以為序有

不倫傳者錯之而以夔曰二字為疊出者夫八音與政通惟可以在治忽也是故無其德而作之則遂有其德而作之則和聲和則氣知氣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之和應夫一變而祖考格群后遜再變而百獸舞庶尹諧此堂上之樂應也再變而鳥獸踴踴再變而鳳皇來儀

此堂下之樂應也鳥獸率舞此近者耳踴踴則遠者且興起至于鳳皇則非時出之物亦感之而來矣蓋樂之入于物者其漸然也其文宜云夔曰於予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踴踴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斯亦妄改聖人之經矣韶九變而鳳來儀豈一再變之功哉堂上樂舉其作而堂下則舉其名豈非堂上之樂接物遠而堂下之樂接物近接之遠故惟聞其作之聲接之近則見其所陳之器歟詳近畧遠亦紀載之法然爾

樂書內編部書二典於堯樂缺而不載惟言后夔教胥樂
 陶賡歌千羽格苗蕭韶致鳳於舜樂則序之不厭其詳
 者蓋韶以韶堯得名合兩代以成一代之樂故能盡美
 盡善雖不言堯樂而韶固足包舉之矣禹有大夏湯有
 大濩武有大武亦皆逸而不載者禮盛于王樂盛于帝
 各舉其盛者言之也。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正
 言六律不及六呂者陰統于陽也攷周官大司樂祀天
 神奏黃鍾則歌大呂以合之祭地示奏太簇則歌應鍾
 以合之祀四望奏姑洗則歌南呂以合之祭山川奏蕤
 賓則歌函鍾鍾即林以合之享先妣奏夷則則歌小呂中即

呂以合之享先祖奏無射則歌夾鍾以合之皆以陽律
 為主也故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按命夔典樂者舜也路史於堯紀則云堯命母句微
 大唐命質作大章於舜紀則云舜先興韶而後作大

唐

四書博徵

古越陶及申述

禪朝六

舜中

綱目前編虞夏傳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

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

之樂焉東岳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皙陽

羲伯之樂舞夔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

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

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千秋祀柳

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

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冬
祀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伯路史註和樂缺一
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歸格于禰祖用特。

書大傳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

之聲猶悉關于律樂者人情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
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
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于五此
五岳之事也五音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

編註鄭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五聲而天子九奏之樂
乃具成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箎祝

敎琴也七始黃鐘大蕤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
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族猶聚也按此採詩作樂
之始也

丹鉛錄律音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

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樂而以今文在治忽

近于附會此說為是蓋此言聲律音詠是一類事但漢

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外又有半

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外有深喉淺喉二音即所謂七

始詠詠即韻也汗簡隸古七始詠夾始蓋古文七作彖

祭與夾相近而誤尤可驗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于西域胡僧又可知

按以切韻法解七始詠太奇况書大傳鄭氏皆有解而孟康又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何得云無注義乎但注亦不甚確耳

路史舜師紀后拜蒲衣學於務成躬子作昭新序作跗問于務成

輶曰天下未治何以使我對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

天下不足治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憲其行止益貴德而尚齒

深衣燕禮脫履升堂袒割牲餽醑進爵公攝几卿納焉祝

鯉祝館全以養其氣體善則記之以為惇史

藏金巉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而下服度掘地財取水利

股肱不居故祠于田曰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志

利民也乃作米廩以教於國以藏帝籍立兩學以教國士

秋養耆老春食孤子於是得策乘馬之數乃割高陔音果保太

衍音答軫犀害以作策馬貨當金貨一金二金二四金二五金

策乘馬幣又率百畝之夫而與之策率二十七日以為子

之春事以資子之幣分國穀之重而足國用春秋子穀大

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于者以為穀而稟之

州里國穀之分在工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

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全橫一切
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而亡籍於民

屈軼產觀景星耀房古黃委轡山車垂綏蟠龍賁信于其
臧魚鼈孚游于其穴長胡獻白狼之霜西母進益疆之版

餘論西王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為四荒之

名据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瑄
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
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瑄集仙錄又言黃帝在位西
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舜帝在位使獻白玉環及益地
圖舜遂廣九州為十二復獻白玉之瑄以和八風風俗

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皆備言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白
玉瑄蓋皆以玉作瑄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也竊按諸
書言舜時瑞事尤多如金縷子言舜攝時有緩耳貫胸
民獻珠鰕拾遺記言羽民等獻黃布火浣之類多不之
質又竹書穆王十七季西王母來賓特不過西戎爾大
曆六季試西戎獻白環詩指此

按穆天子傳及漢武內傳皆以西王母為仙神壽母
自是誕說竹書亦載帝舜九季西王母來朝獻白環

玉瑄

舜為太尉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為太尉故帝王世紀云命

為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行事按月令命太尉贊傑俊
鄭注太尉秦官漢志亦云獨應氏宮儀以為周官而康
成中候注首从其說與禮注相異故束皙據中候以追
難之正義且因中候之言謂三王有司馬無太尉以為
堯置之而三王不置攷春秋元命包云堯游于河赤龍
負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而合誠圖言堯坐
舟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鳳皇負圖授於堯赤玉為匣長
三尺廣八寸厚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章曰天赤帝
符璽而春秋運斗樞亦云舜以太尉之號即天子五季
二月東巡狩中舟與三公諸侯臨觀河黃龍五采負圖

出置舜前靈入水而前去黃玉為匣長三尺廣八寸有
尺白玉檢黃金繩芝泥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鳥文
舜與大司空禹臨侯博望等三十人集發圖玄色緋長
三十二尺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藏
之大麓而河圖所云與此畧同則其為說久矣然呂氏
書孟夏命大封贊傑雋不云太尉黃帝時大封為司馬
是太尉也劉昭以為緯候之書貴尚神鬼動挾怪誕太
尉官寔司天虞舜作宰璿衡賦政當是據位以書前職
非虞氏之實號蓋太尉之職寔舜所享遂以職同而追
稱之非官之經康成自注中候至于禮學豈遽忘帝之

職位哉蓋亦知之不發之中候而發之月令也
按呂氏紀太尉不作大封長源何据而妄改之耶

舜下

韓詩外傳昔者舜甑盆無腫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盞啜
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衣而整領而女不以巧獲罪
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
德眾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

新書語政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

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

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死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

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也

列子瑞舜問乎丞莊子作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長天地
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
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
有邪以莊作味

莊子讓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
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
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
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夜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
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

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
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呂賢作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
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
終身不反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
也居于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
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呂覽作之淵

竹書紀年舜帝在位十有四季奏鍾石笙管未罷而天大雷
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鍾石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

走舜乃磬堵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
 乃見于鍾石笙篳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也於時和
 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
 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昌之曰卿雲爛兮禮通志作
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通作咸進稽首曰明
 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
 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
 遷文翰作賢善于聖賢不咸聽鼗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路史作英
 遂華欲塞裳去之於是八風循通卿雲鼓聚

按慶雲即黃帝時景雲亦曰卿雲

史記紀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
 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
 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舜
 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變變唯謹如子道封弟
 象為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于天十七年而
 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
 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
 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亦不敢專也
 按舜典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
 年寔百有十歲也如史記所言則只百歲或云百有

五或云百十二皆誤

路史舜既巽禹于洞庭張樂成于洞庭一作麓之野乃作大

唐之樂以飯帝美聲成而銖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雖鶴

作大化大訓六府九原之章以颺禹功而君臣之美盡矣

十有七載天見妖孽黃星靡鋒帝乃死以瓦棺葬于紀即

是為鳴條辨派入商均

拾遺記虞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丹州而來吐五色之

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

形彫色集于峻林之上在木則為禽行地則為獸彫化無

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壘阜名

曰珠立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仙人方迴遊南
嶽七日贊曰珠塵員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

舜在位萬國重譯而至有大頻國民來朝問其災祥之數
對曰昔北極之外有潼治之水渤滴高隱于日中有巨魚
大蛟莫測其形也吐氣則八極皆暗振鬣則五岳波盪當
唐堯時懷山為害大蛟紫天紫天則三河俱溢海瀆全流
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也此水有時通塞至聖之治水色
俱澄無有流沫及帝之商均暴亂天下則巨魚吸日蛟繞
于天故誣妄也

按商均何得亂天下誣妄不待言矣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國其人年三百歲而織毛為衣即尚書鳥夷卉服之類也死塋中野百鳥銜土為墳群獸為之掘土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刻木如影事亡如生其俗驍勇能嚙金石其舌抄方而本小手搏十鈞以爪畫地則洪泉涌流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于園室以充祭祀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為孝養之鄉舜封為孝讓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時加賓禮異乎餘戎狄也爰及億萬季山一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鳥如鵬以翼覆蛟魚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魚吸日之光則冥暗如薄蝕矣衆星與雨偕墜舜乃禱海岳之靈萬國稱聖

尸子虞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照于玉燭息于永風食于膏火飲于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云也

說部筆博物志舜造筆又云蒙恬造

按筆雖未必始于舜亦必非恬始也周公緩管天子絕筆由來久矣然周嗣興千字文韓昌黎毛穎傳皆云蒙恬

事原

古史

舜造瓦棺土塋○

二儀定錄

舜作鞬鹿箭筒輶輓

墨苑華物紫龍涎者舜殊墨也舜使虞虎養紫龍虎恒持炙燕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隨收焉堯時繪實艸生

于朝堂四時有花取其質磨入涎色正赤畫金玉深入寸許宮人珮玉須良工畫之筆少悞終不可改也

醜黃帝時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至堯時猶存謂之寶露隨帝世之汚隆時淳則滿時澆則竭舜其甕于衡山之岳為寶露臺時有雲氣生其上

附錄路史揮發誰昔嘗聞有唐堯與虞舜矣及撫梁史則

有所謂虞帝者官丞太常嘗薦明堂之議即虞舜同名錄有漢名盜

曰虞舜按乃祭舜見東觀記而漢更有唐堯為臨武長桂陽志作唐堯蓋後人惡

其僭而堯舜而可名哉

說部辨路按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以臨

武長唐堯上狀省之章懷注云堯得報即棄官還家今乃以堯為堯羅泌偶見訛本耳且堯舜為名甚多不足異也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魏相引高帝時言宮中謁者趙堯舉春季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如此類可勝數耶

松仁山居士手訂

釋氏十二經

洋裝一冊本裝一冊一冊本裝一冊

此書係選錄佛經中之要者，分十二經，每經一冊，共十二冊。其經目如下：
一、阿含經
二、律藏
三、經藏
四、論藏
五、菩薩藏
六、密教
七、淨土
八、禪宗
九、華嚴
十、法華
十一、涅槃
十二、楞嚴

定價：每冊二角五分，全書三元二角五分。

佛教教義

本書所論者，佛教之教義也。其要者如下：
一、四聖諦
二、八正道
三、十二因緣
四、五戒
五、十善
六、三十七助道法

定價：每冊二角五分，全書一元二角五分。

佛教願文

本書所錄者，佛教之願文也。其要者如下：
一、往生淨土願
二、發菩提心願
三、修持戒律願
四、弘揚佛法願

定價：每冊二角五分，全書一元二角五分。

佛教日用

本書所錄者，佛教之日用也。其要者如下：
一、早晚課誦
二、佛堂儀軌
三、僧尼禮節
四、佛事程序

定價：每冊二角五分，全書一元二角五分。

定價：每冊二角五分，全書一元二角五分。

本館發行，地址：上海某某路某某號。電話：某某某某。

